

後村集卷之十九

題跋

方蒙仲通鑑表微

蒙仲示余通鑑表微一編為讀袁氏紀事本末而作此等文字前有范氏唐鑑後有胡氏管見朱氏綱目聖賢渡越必從之矣蒙仲又別為書豈非所謂後生可畏者歟余常謂公論根于人心石勒不識字听人讀漢書評量亦不錯不必李士大夫然後能持論也惟夫為呂武立紀以魏繼漢書諸葛亮入寇之類大經大法皆與孔氏背馳以涑水公之賢而不能改前

史之誤先儒自伊川有此見范氏胡氏略發之而未
尽至朱氏綱目出然後女主始不得以移國命閔位
始不得以干正統楊雄始不得不為莽大夫狄仁傑
始不得不為周司空諸葛亮始得為漢相陶潛始得
為晉處士可以破一世之盲瞶開千古之心曾矣自
朱氏所條大經大法之外若無甚難通者溫裕廢纂
貽笑于胡此公論之在夷狄者莽堅僭竊塊見其女
此公論之在女子者廖立哭亮却起蒼玄此公論之
在怨仇者慶忌抹雲萬福拜城此公論之在武夫者
遮道借恂袖瓦送實此公論之在小夫賤隸者夫免

狄異類也女子懦者也怨仇其心不平者也武夫悍
者也小夫賤隸微者也其是非褒貶之心如此而况
于季士大夫乎蒙仲此編不必就識者而商論求名
人之印可試示之夷狄仇怨告之女子武人小夫賤
隸如其皆有慝志皆無異論它日必與三家之書並
行設有一人焉疑其義未安指其義未妥當改之又
改之歸諸是而後已否則意雖新而駭衆論雖高而
無助余恐嗜脍肴者多嗜芟冒歌者少而是書孤矣

方蒙仲記過集

記過集者蒙仲存其國子秋賦別院省試大廷甲科

之程文也或曰士既成名當志其遠者大者已陳芻
狗奚以存為余曰是夫不然董仲舒劉蕡他文不傳
然自漢唐至今莫不目舒醇儒敬黃敢言者以二人
之策存焉尔蒙仲奉對萬言終始欲聚君子以續國
之氣脉明公論以強國之精神夫既主君子他日必
能與希文俱貶有倡斬頤萬段殺璫滅口之說者必
不忍和声矣既附公論必能陪君實吃劍有獻爰莫
助之圖建紹述之議者必不肯挂名矣然則蒙仲此
編非直一時策名之梯媒實亦萬世責備之案據欲
勿存得乎昔荆公曾中制科人云曲本暮年終漢相

高談平日謾周公詩則壯矣然公相業似愧其詩家
仲不可又愧其策也

趙南安餞行卷

南安趙明府之官茂實尚書用之少蓬皆以詩餞
累然衰疾不能詩贈之言曰古之為宰者多矣余常
以為仲由之于蒲不如言偃之于武城西門豹之于
鄴不如宓子賤之于單父盖由以才偃以德豹以智
子賤以仁此夫子所以動聞絃之喜而太史公所以
著不敢欺與不忍欺之辨歟夫芝朮不攻治而疾疾
平鳶鳳不驚搏而雄狡伏明府行矣余耳冷不聞于

為于之歌久矣庶于明府聞之

何謙詩

以詩為難耶則寺人賤妾之作列于三百五篇以詩為易耶則伯魚之賢而未為周南召南左史倚相之博而不知祈招自四靈後天下皆詩人詩若果易矣然詩人多而佳句少又若甚難何歆余常謂以情性禮義為本以鳥獸草木為料風人之詩也以書為本以事為料文人之詩也世有爵人幽士飢餓而鳴語出妙一世亦有碩師鴻儒宗主斯文而于詩無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強歎余識何君乃翁常品其詩今

君復以詩名翁詩質實而飽足坐胷中書融化未盡所欠高簡君稍變体借虛以發實造新以易腐因難以出奇蓋廼翁机軸近于余所謂以書為本以事為料者君又能以意為匠書與料將受役于君矣或曰子評碩師鴻儒也甚嚴取爵人幽士也太寬可乎哉余曰子論人余論詩奚為不可或又曰古今賢不同先賢有刪後無詩之說夫自國風騷選玉臺胡部至于唐宋其變多矣然變者詩之体制也歷千萬世而不變者人之情性也君之情性豈與予異哉乃用朱筆摘其警語而歸之君名謙

趙阜示王季徐三賢書

士不以見知于當世之貴人為難而以見知于當世之賢人為難蓋貴人者能軒輊人于一時賢者能榮辱人于千載季者于此二途宜何擇哉尤竊趙君阜常筮仕福清民服其廉季公寓客也故薦之力又常衡文建安士稱其平王公府尹也徐公郡前進士也故期之遠趙君于三君子非親非故直以廉平二字見知亦足以見趙君之賢也夫又足以見三君子之賢也夫

方汝一文卷

端嘉間予見蒙仲之文而愛之蒙仲數稱其族弟清卿後十餘年清卿始示余易論二十篇中興將相論十篇它雜文并古律詩若干篇皆黜陳腐崇古雅自有一種氣骨賤利祿貴名理自有一種意脉寧貧平原之金不受也寧病康子之藥不嘗也寧飢胡奴之米不炊也其自重如此而又苦思冥搜永歌長謠往往出新意于前人扞紆之外略追扳蒙仲而澹泊之味深湛之思則過之昔王筠夸王氏人人有集予于方氏父子兄弟亦云蒙仲既擢上第清卿亦再詣太常其行也微言于余余聞前輩之于交游也不進其

有餘而每勉其不足清卿非不足于文者然有一焉
夫主司常歎無好文字士子常恨無明主司二者相
詬病久矣惟韓子之論極平訖陳商高深其詞而不
合一世之好欲孟郊和其声以鳴國家之盛商之文
韓子三四讀尚不通曉郊之詩過于寒雖坡公亦廢
卷而掩耳矣則此文此詩將安售乎夫子曰辭達而
已矣予觀今昔之宗工鉅儒其所論述大薦之郊庙
小刻之金石皆辭達而声和者也竊意達者如長江
洪河千曲萬折必合于海歟和者如鈞天虞廷萬舞
九奏必叶于律歟清卿誠以余言達其高深者和其

寒者余將頌大宗伯徐公張公之得士矣二公所謂
明主司也清卿所謂好文字也清卿方氏名汝一其
再薦也名汝則

林灞翁詩

林君少嘉示余詩篇篇幽遠字字殊妍品在唐人家
數詩中夫詩如花卉然清絕者莫如梅穠艷者莫如
海棠取次軒檻一枝半朵固足以傾城而絕代矣頃
余常游于儀真之梅園極目如瑤林琪樹照映十餘
里又常飲于豫章某家海棠洞老樹膠結不知其數
其開也日光花色如慶雲瑞錦其落也萬点糝地如

紅雨絳雪二者皆極天下鉅麗之觀與軒檻所見者異矣少嘉此集特其一枝半朵者尔余已為之動心駭目它日尽出古錦囊中所謂極天下之鉅麗者余之動心駭目未已也

再跋陳禹錫杜詩補註

學者多以先入為主童蒙時一字一句在曾聽有終其身尊信之太過膠執而不變者昔人温故將以知新如此觀書謂之温故可矣知新則未也頃年讀禹錫杜詩補註允予意有所未喻而未及與君商確者後十餘年禹錫示予近本視前編刻削竄定十之七

入或尽改之偶有一新意得一新義則又改之而未已人皆疑君之說新而多變予獨賀君之孝進而未止也盖杜公歌詠不過唐事他人引羣書牋釋多不着題禹錫專以新舊唐史為案詩史為斷故自題其書曰史註詩史此其所以尤異于諸家欣然新舊史皆舛雜或採摭小說雜記不必皆實前輩辨之甚詳而禹錫于三家書研尋補綴必欲史與詩無一事不合至于年月日時亦下筭子使之歸吾說而後已昔胡氏春秋傳初成朱氏云直須夫子親出來說方敢信豈非生千百載之下而懸斷千百載而上之事雖

極研尋補綴之功要未免于迂就牽合之疑乎然杜公所以光焰萬丈照耀古今在于流離顛沛不忘君父禹錫于此等處尤形容發越得使子羨親出來說不過如是

郡李判文章正宗

項余刻此書于番禺委同官盧方春輩置局刊誤屬以召去去時書尤未成後得其本殆不可讀有漏數行者有關一二句者有顛倒文義者如曾魚亥豕之類則不可勝數意諸人為官事分奪未之過目耶抑南中無善本叅校耶每一開卷常敗人意其後迺有

越本亦多誤莆泮他書差備今郡文李王君謂朱先生易本義精于理者也謂真先生此書邃于文者也既刻本義遂及正宗或慮費無所出君命李職丁南一鄭巖會李廩量出入得贏錢六十七萬而二十四卷者亦畢工吾里藏書多善本游泮多英才傍攷互校它日莆本當優于廣越矣世固有親登二先生之門執經北面師在則崇飾虔敬托此身于青雲師死則捐棄素衣其書于高閣者君妙年前不及朱後不及真而尊敬二先生之心拳拳如此豈不甚賢矣

孔君名庚字景長溫陵人

林景復北地詩

景復始為山陽之役今丞相安晚鄭公贈之詩曰淮
海轅門立竒士要者左袒為劉時景復雖為叛賊驅
之而北羈囚山東瀕死不屈可謂無負安晚之詩矣
今督相信庵趙公方制東閩捐金用間智蔭隨舍得
以反國景復未歸帛書不絕密報虜情既歸胆氣益
壯願為時用可謂無負信庵之知矣士大夫負才業
志節惟恐不為當世有力者所知此二鉅公有大力
量出將入相譬如種蠱分國而治以功名富貴與人
如反手其于景復知之如此愛之如此而南歸十載

僅得煙瘴中一壘國家憂顧在西北机会在西北景
復國士如之何其不北旆而南轅也昔洪忠宣公留
穹廬十六年而歸不免南遷宗正少卿方公羨朝八
陵行萬里反命不容于朝出使閩廣曰捨惡之也景
復之遇二相與二公所遇之時不同矣而仕塗遭迴
無以大異于二公則有不可曉者曩余忝少蓬蕪詞
掖謁信庵于西府送容問景復未用之故公感然曰
智將不如福將古人云君相不言命相亦言命耶予
別景復二十餘年再見則皆老矣景復盡出北地諸
詩目書其後既為景復歎又為二相惜也

庚戌寫真贈徐生

此何人耶問于室室人不知問于市市人不知或曰此吾里之浚村翁也余覩世所傳古人物其美暫悅澤者未必然惟病瘁瘵醜者不容偽今徐生狀余極維摩詰之病屈大夫之捧壺丘子之袵衣駘駘之醜若似矣而卒不似豈余貌之難似耶豈生有所靳于余耶生字少高其技為一郡冠

又贈陳汝用

畫者為余記顏多矣朝衣朝冠輒不似儒衣儒冠輒又不似暮年悉發篋而焚之陳生汝用獨為長松袵

石飛湍怒瀑着余幅中燕服杖藜其間見之者皆曰逼真他画師見之者亦曰逼真昔顧愷之画謝幼與曰此子宜置之丘壑中陳生其詩訣于虎頭耶然生以藝資身者也當為世間貴人冠進賢冠腰大羽箭者奮妙筆開生面大則播声價小則輦金帛願以有意模寫丘壑中人藝雖工如貧何

楊浩禮祀賦

長溪楊君浩示余淳祐禮祀賦余曰昔杜子美常為此賦矣于時有韋見素房琯一二公主盟于上李邕王翰諸人推輓于下然尤潦倒流落袖中賦草飢不

可歎君賦未知比子美何如世豈無韋見素房琯李
邕王翰者坐廟朝立臺閣未知君所厚者幾人若
無焉余恐不特賦誤君而君亦誤賦矣乃書其後而
歸之

黃孝邁長短句

為洛李者皆崇性理而抑藝文詞尤藝文之下者也
昉于唐而盛于本朝秦郎和天也瘦之句脫換李賀
語尔而伊川有褻瀆上穹之謂豈惟伊川哉秀上人
罪曾直劾滯馮當世願小晏損才補德故雅人脩士
相戒不為或曰魯庵亦為之何也余曰議論至聖人

而止文字至經而止楊柳依依雨雪霏霏非感時傷
物乎鷄栖日夕黍離麥秀非行役吊古乎熠燿宵行
首如飛蓬非閨情別思乎宜魯庵之為之也魯庵已
矣子孝邁年英妙才超軼詞采溢出天設神授朋儕
推獨步者宿辟三舍酒酣耳熱倚聲而作者殆欲劇
劉政之孫季蕃之壘今士非黃策子不暇觀不敢習
未有能極古今文章變態節奏而得其遺意如君者
昔孔氏欲其子為周南召南而不欲其面墻它日與
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蓋君所作原于二南
其善者雖夫子復出必和之矣烏得以小詞而廢之

乎

清源新志

溫陵郡自南渡有屬籍屯兵二費始尤支吾久益之絕佩二千石印綬而來者類汲汲鮮懽有不可為之歎由是郡多闕典相臺韓侯既建牙開府綱紀肅條教清曾不數月昔所謂不可為者皆刃解冰釋坐以無事暇日對賓客曰郡志五十年不續亦闕典之一也以屬寓士徐君仲晦王君無送二君訂舊聞之尤訛舛者失記載者據近事之有考據者未流傳者為新志十二卷起嘉泰辛酉迄淳祐庚戌事之終

始政之弘革循良之遺愛耆舊之緒言網羅略及前輩謂本朝郡國圖經惟京次道河南志最善以其簡而備也留丞相序舊志稍病其繁新志增五十年之事名益五卷而文實損于昔庶幾得次道遺意二君審其書且以韓侯所作序示莆人劉某莆于溫陵故附庸也因題卷末韓侯名識仲晦名明叔無逸名稼仲晦弟茂功名茂叔于是書尤有勞

林合詩卷

古之善鳴者必養其聲之所自出靜者之辭雅躁者之辭浮愆者之辭暢蔽者之辭礙達者之辭和狷者

之弊激蓋輕快則鄰于浮僻晦則傷于礙刻急則流于激石塘兩生之詩獨不然同用事琢對如斤妙而鼻壘不傷合運思鍊句如韶奏而樂懸皆諧大率無輕快僻晦刻急之病或疑兩生年甚少何以遽造茲境余曰意者聲之所自出也人皆有是意而輕出之均之為鳴也願所以鳴者異焉兩生之修于家也以聖賢父兄為師友以山林阜壤為城闕以禽魚花木為窟隘養之厚然後鳴故其聲有和者有暢者其尤高者幾于雅矣昔送寒翁知兩生工文未知其詩也老漢常棣衣鉢無傳今當隻手交付同字子真合字

子常

張天定四六

前輩作文必有師法昔聞之西山先生曰某掌內制六年每覓文思遲滯即看東坡汗漫則看曲阜晚見趙南塘及余四六曰履常與兄合下由半山入某未免由龍溪入豈不及二君也又曰安得履常與兄對掌乎時南塘方以前館職流落外服余亦浮沉州縣而西山之評如此後南塘果入彀直余亦攝掌贊書年耄奈荒散語且懶作四六遂不復有一字張君能示余表啓一卷典嚴刊冗腐闊淡具姿態無狂瀾

而委蛇曲折行焉不設色而黼黻藻火備焉非近時
堆故事用全句者所能至也君為吾故人左司鄭公
子敬之倩鄭汪出也玉山公四六名世君之李固有
源流而然歛玉山之作與曲阜同一關鍵然就四六
而論當用西山之法參取坡公則益雄渾變化而不
可測矣君名天定

方景絢詩

往年主司專尚器數太李補試以周立九府圖法命
題士非素講多窘倉卒吾鄉前輩方君景絢武子奏
賦魁天下有場屋盛名既擢第廼不得年終于樵之

郡掾余少時聞其南中題壁五言云明月照齊州玉
龍棲欲起壯士腸夜回寒衾滌秋水常欲訪其他作
不可得老矣識其尤子寔孫子汝玉遂求遺草而記
錄不全前五言亦顛倒其先後蓋為六丁取去者多
矣

方汝玉行卷

四六家以書為料料少而徒恃才思未免輕疎料多
而不善融化流為重濁二者胥失之近時李者多宗
梅亭梅亭者李功父侍郎也憶余少游都城于西山
先生坐上初識之時功父新擢第欲應詞科西山指

榻上竹夫人戲曰試為竹夫人進制可乎功父酒史
成章未聯云保抱携持朕不安丙夜之枕展轉反側
尔尚形四方之風西山稱賞令人但誦其全句对属
属以為警策功父佳處世所未知也全句尤能累文
字氣骨高手罕用然不可無也噫果留意茲事豈惟
師梅亭哉先朝精切則夏英公高雅則王荆公南渡
後富麗則江龍溪典嚴則周平園其餘大家數尚十
數公而歐蘇又四六中縛不住者方君汝玉示余四
六一卷庶幾有志者目書以勉之

何謙近詩

前編尤不輕而疎者此編則斤兩加重經緯加密如
南嶽篇之押韻采蜜諭之命意瓦餅作之鍊句比舊
大有力量功夫中間短章絕句皆然淳祐辛亥首春
晦日天晴老眼精明既用朱筆摘出警語又題其後
何生勉之向上更有事在

趙孟佞詩

詩必窮始工必老始就必思索始高深必煅煉始精
粹趙君安中未冠中春官出門行順境而卷中佳句
清拔流麗它人描擢胃腎嘔出心肝形容不得者君
獨等閒片語道尽夫非窮而工未老而就不思索而

高深不煅煉而精粹者天成也或以人力為之雖勉而不近矣然有天資欠奪力一聯半句偶合則有之至于貫穿千古包括萬象則非奪有所不能君所聞于父師者詳矣奚待余言

周夢雲詩文

余晚居田間聞人談鄰郡戶曹之廉審之則周姓而滂名衢人也心竊識之既而有示余以詩文三卷者審之則戶曹父也以行誼為鄉先生名夢雲字茂瞻余讀尽三卷作而曰斯人之有子也宜孔茂瞻詩師康節流以肺腑不以煅煉斷調累氣骨其奪由閩洛

者未以為信也既而君果不造朝再食雲臺祿以終蓋君去昔時年甫五十七壯志未衰榮途在前其植立之高決裂之勇有令人之所難者君仙去已久余乃見君詩一卷熟讀而深味之其恬淡靜退之念盖年月根著于心非涉中年倦遊遭危机傾陷有所激發而然也卷中往往有與余三人往復者追念疇昔君與德潤實之不可復作余益哀暮形槁心灰方且頽恋徘徊為世僂笑數月間乞祠者六乞挂冠者再而未遂夫可以來而不來與可以去而不得去余于是有愧于君多矣君雖不至顯仕諸郎各以材奪自

奮必繼必超有聲宗庠其所立未可量也君名宗彪
字伯虎委齋其自號云

韓氏舊聞

國朝父子繼居台鼎者韓氏呂氏南渡後史氏繼之
然大申公已不為當時諸賢所與史氏又不必論惟
相臺之韓奕葉濟美魏公有大勲勞于社稷儀公相
建中初以隻手挽回壞局雪馬呂于墟墓起鄒陳于
窟謫黜陟罷行一時稱快不幸布掣肘抗權京奮臂
覆羹公以直道去而黨禍再作諸家交游子弟愛憎
任情記錄失真如河南邵氏汝陰王氏若謂公有德

以達洙泗發之于文皆然而又貴名理而賤利祿喜
冲泊而厭詳孰有隱君子之風衢為今左馮人物萃
焉自頃耆舊零落山川寂寥于是著作徐君祕書郎
留君掌故劉君迭以直声矯節相唱和蓋孟子所謂
一國與天下之善士而並見于一鄉盛矣哉茂瞻父
子既自為師友復與二三君子同里麗澤之所滋衆
芳之所襲雖茂瞻老矣不獲施毫芒于斯世然家庭
有美子可教里巷有佳友可交遊不亦人生之至樂
乎

胡計院七思詩卷

七思之作意度節奏出于張平子之四愁但平子所
思周于東西南北四方萬里之遠似乎高虛胡君所
思不出于疇昔螢牕雪案尺寸之地字字切實夫樂
富貴惡貧賤人之常情方隱約而越華軒之慕則有
之矣既顯融而憶短檠之味未之見也胡君之賢于
人遠矣

趙崇彪詩

委齋以嘉熙間遁守于莆與其民相尔汝視其士如
親戚余時與方德潤王實之皆間退杜門而遁守頽
之良厚秩滿邦人郊餞君慨然曰吾歸不復出矣聞

于京者於京元豐泛官歷汴杭雍蜀大方面豈以帥
魏為德乎公自首相黜削刊名黨籍其後章厚與布
先還職秩獨公自薨牽復未及長子叩閭遂併獲謹
京固德公者乎余讀曾子開諫其兄之書未嘗不拊
卷而嘆曰此國家治亂之机括亦韓曾曲直之斷案
也至中興詔贈公太師易名忠定諸家記錄之誣益
不足辨矣自有國以來父子名德相望衮衣蟬冕接
武原廟侑食夫燕韓氏一門而已儀公子多賢少卿
蚤忤時相晚陷黨部澠州握節死守全家徇義少卿
子樞密左司皆為渡江名公卿昔李繁為鄴侯傳而

呂氏亦有申國春秋左司所次舊聞記先世堂域則
動故國黍黍之感述前輩言論則起正始風流之慕
叙江浙流寓則發新亭風景之歎非直為韓氏私書
也初少卿負文名集經兵火賴此編間見一二焉左
司曾孫識未收溫陵既新忠獻堂目刊舊聞附于魏
公家傳之後蓋韓氏之盛興 宋匹休幾若周召之
于周矣

方至文房四友除授四六

以文為戲其來久矣南朝諸人有馭加九錫文組謝
表官皆不脫俳體及毛穎傳出亦戲也然其繇辭真

似易傳贊真似左傳史記不類假合而成者于時士
或大笑雖裴度未免訛議所謂讀之如捕龍蛇搏虎
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暇者惟柳子厚一人而已夫文
尤弄與射然奕以智射以力國奕智在數着之先庸
奕不知也國射力中百步之外庸射不及也是故机
鋒相近則服地位相遠則甚此子厚所以異于大笑
者歟昔滎陽相作四友除授制詰表啟林直院肅翁
繼之余常効顰而不得其髣髴方君至年甚少亦擬
作其用事造語往往有二公所未道者信文字之樂
無窮而人之材分有限也挑燈細讀老眼為明

後村集卷之十九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right-hand section.

後村集卷之二十

題跋

西山帖

右西山先生為其邑子陳君適書課程如此先生夢
真後二十年陳君道莆以示其念昔受李于先生誨
言在耳遺編在笥雖心力記憶未忘然目力昏花不
能讀矣誦先生欲專不欲雜欲精不欲多之語為之
慨然陳君子李不以先生存亡為勤惰亡日必能為
師之傳人

為徐國錄跋西山先生帖

前一帖乃嘉定癸巳冬先生再守溫陵時也後一帖乃端平甲午春自溫陵帥福唐時也先生為天下文章宗師而州家院記獨屬之仲晦茂功其言曰再留泉一年無所獲惟獲二雋士時仲晦送元樞曾公往建江間帖中所謂退之送晉公是已先生于仲晦卷卷如此而仲晦不翕翕附和方且獻四規先生至欲銘之楹几皆賢于人遠矣此余昔參先生謀議所目擊者後二十一年先生墓木已拱士有未嘗聆馨歎經指授而托先生以千世媒身者至于真為先生品題印可者往往流落江湖埋沒山林不願求知于

世猥曰西山門人滿天下能辨其真贗者少矣仲晦方牧南郡茂功充待禮部試先生謂二雋且不偶如是士之遇不遇果有命哉余晚受明主異知親近矣終不能稱胡毋生薦施讎而去師友誼薄甚矣故題二帖之末以識余愧

管生字說後

括古郡也管名族也名宗道字景益者佳士也有文奪志趣多識當世聞人為景益字說者一二公皆余所敬余無以復加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注者手上句曰仰慕也下句曰景大也以景為慕似是顛

倒其義西山先生初字景元後改景為希是矣然孝
 經序有景行先哲之語則自唐以來承襲已久古人
 多引上下文互相發明雖通用可也或曰孟亞聖也
 季者以自倫假然故余曰昔宋齊丘字超回時人訛
 之云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為字若齊與超
 則斷斷不可季者師孔孟而已不慕孔孟當慕何人
 景孟勉之

何統制詩

先朝武人能詩者有曹翰賀鑄劉季孫 南渡以來
 有劉翰潘檉其警句皆脍炙人口今又有何君所謂

出乎其類者然使人稱詩名不若使人誦詩句蓋詩
 名在人頰舌可以游談致詩句入人肝脾不可以虛
 譽傳也何君勉旃

坡公書韓詩

韓詩蘇字希世室也按惠州圖經松風亭在弥陀寺
 後山之顛所謂潮士吳許二君吳當是子野許當考
 吳堽投匭書後

先朝稍于科奉尺度之外拔士徐禧韓駒以上書呈
 侍送鄧肅以良嶽詩擢諫官玉山吳堽屢詣闕上封
 事陳諫詩屢報聞而已前余承乏後省見韋布匭函

已奏 御付下者如山未嘗有過合者雖拈出諸公
無頽省者豈非先朝上書者少易于拔尤取穎近歲
上書者多難于扣戶拜官歎孟浩然曰不才明主棄
杜甫曰尚憐終南山君雖屢報聞尤皇皇斯世不舍
李甫者也非李浩然者也

余氏四以齋銘

西山真文忠公竹隱傳忠簡公道義名節人也然于
給事余公訓子之四字侍郎陳公宥座之一銘卷卷
服膺如此彼以新貴加舊德以後生議前輩者宜少
愧矣昔余先君與給事同朝屏間半面至今不忘汝

同鄭子敬方孚若訪侍郎于仙遊以八九十翁而之
雞黍供客清談竟夕歲月幾何余陳真傳皆已仙去
君實蓋給事之子侍郎之壻蚤擢世科工詞翰諸老
期之甚遠僅終于一縣令君實子新連江尉元宗出
此軸念余陳二老余鄉前輩也真傳二公余師也君
實余友也拊今懷昔為之慨然元宗字德明能踐大
父之訓外大父之銘則君實不死矣

跋听蛙方氏帖

歐蔡二公帖

二府方與客食送官至不得通朝廷之体也參與求

黃雀雞牛尾狸子三司使朋友之好也二物易致而東府無之亦可見當時在外者不以方物為苞苴居中者不以鼎貴致清儉惜不使近世公卿見之蔡公與筆工信求散卓且寄絲鞵勒帛與之前輩克勤小物如此

蔡公十帖

此十帖雖一時試筆游戲然備真行草隸之體內一帖云顧少連以笏擊姦臣裴延齡段實以笏擊朱泚蓋公至大至剛之氣發于翰墨者如此段太尉名上一字與公父名同偏傍故不書公于八法無所不奪

如鍾紹京歸登輦皆常習玩所以書為本朝第一昔栢溫見簡文謚議曰此安石碎金也余于此十帖亦曰此蔡公碎金也

坡二帖

余嘗攷坡公先至惠而南圭後至以前一帖觀之稱荔支龍眼柑橘之珍相續日望公來同尊俎之樂益信余言之不謬後一帖諾南圭早膳之招又云幸遣白直數人見取可見前輩居是州歛縮省事之意赴郡集旋借人肩輿若平居則戴笠杖藜與黎秀才翟夫子春亭婆輩相尔汝是豈權貴之所能容烟瘴之

所能死哉坡與南圭帖散落四出此帖在其族孫立之家尤可寶立之名審權

古灵帖

古灵此帖云蒙富相公薦召試其始進由富公也又云如入館中須供職二年可得外任歸鄉富公當朝而古灵豫决歸與以富公進不以富公留也五叔叔一貧儒然古灵執子姪之恭特甚召試則曰皆教育之力歲歉則曰其貧窘未有寸祿以及叔叔又曰願叔壽考百歲得少致奉養意何其孝謹而忠厚也項^見諫水公與兄書亦然昔王濟目湛為癡叔沈文通金

貴呼存中為括叔皆古灵之罪人也

曾文昭帖

曲阜公書咄咄逼唐徐浩本朝坡公

江民表帖

遺直江公立朝大節與鄒陳相望然為弟公亮求銀網以參選似未能免俗者烏虜此人之至情也江公惟其自厚于倫紀如此所以能諫祐陵之厚于倫紀款末一帖云諸公見憐除一小壘闕尚遠當在宣和初起守廣濟軍時

又

翌日偶讀呂紫微作公墓誌云公避地至京京城舊
有第宅以黨人不敢入國門鄭丞相居中為白上除
知廣濟軍此帖所謂浙東餘黨尚熾浙西未為奠居
牒寇未盡平也諸公見憐謂鄭相達夫也公自崇寧
貶竄白首流落鄉國亂離厄窮至矣然寓京城二年
梁師成欲一見面而不可得當時貴人有呼師成為
息府先生者得不少愧乎

李趙二相帖

當炎紹初王室艱虞風塵瀕洞危亡之慮迫矣二相
方業天下憂責然忠簡尤不忘賞好文字如此忠定
尤不忘遊戲翰墨如此見獨之詩不傳忠簡所謂高
古者不可得而見德久之節不終忠定風雨雞鳴之
望孤矣他人稍躋貴仕都忘舊李二相已居台輔不
廢雅道江左王謝不得專美于前矣

呂紫微大慧帖

儒者率嘲侮釋氏而韓公尤甚或欲火其書或欲冠
其顛余謂灵師飲百錢醉花月文暢北遊邊慕裘馬
葷酒俗髡尔且為韓公嘲侮若大顛稍識理道解外
膠則有不可得而嘲侮者矣珪杲二僧僧中鸞鳳也
呂紫微歎其可與共飲而不得共飲為可痛惜然紫

微惟待珪杲如此使過靈暢其嘲侮豈減于韓公哉
杲公與蔡郎中子應為方外友往還書帖不呼官或
呼道友或呼靈岩山下大脫空百十年前尚有一事
其後士大夫益自尊大緇流益自卑屈不復然矣

陳懶散帖

懶公此詩此字使才翁子羨見之必有逼我太甚之
嘆

黃牧四六

文章于道為小技四六又文章中之小技然自唐以
來朝廷大典冊率用此體不習則不工願今之士有

科奔之累多未暇焉間有留意者倚筆非笑之曰是
子工外李夫均之為雕蟲廼以其施之于場屋者為
內李施之于臺閣者為外李四六之衰也宜矣故有
字面突兀不妥者有對偶偏枯者有蹈襲陳腐者有
堆故事泥全句而乏氣骨者有渙散不相貫屬者繩
以前作曾未涉揚劉蹊徑况敢望曲阜東坡庠陵半
山之藩乎余諸文皆不工四六尤荒拙暮年併與所
謂荒拙者廢忘之矣里人黃君未知其然錄示新舊
作二帙其鍊字造語妥帖而不突兀新奇而不陳腐
君年甚少若若于翰墨場者余退情無可語君而君

請不已窮謂能用事而不為事束縛能用古人語如
自語者筆力也能使一篇意脉貫屬而不渙散者意
也意高則筆力送之矣君請益余曰其追琢如玉斧
之修月其融化如獺髓之滅瘢其屬對如新婦之偶
參軍尚有欲言者且止君名牧字景淵

臞軒王卿帖

樵士朱致遠出示臞軒王卿遺墨三幅余讀而歎曰
士大夫方其坐黃堂稱太守也賓客唯諾僚屬奔走
相尊奉惟恐後一旦上印綬而去敬者慢者毀至
有袖瓦礫以送之者臞軒去樵十年宰木已拱而樵

人室藏其翰墨如此亦異矣三帖一勅朱君賑糶二
錄所作勅糶詩三託印坊書可見其無私交也朱君
名亨祖樵之望族

趙崇安詩卷

前代宗室嗜章句者如楚元王父子皆送申公白公
受詩陳思王詩高于建安七子唐詩人尤推賀白
本朝全盛時貴顯而負詩名者有德麟近歲有南塘
兄弟詩工而命窮者有紫芝仲白而南塘遂為一代
騷人之宗余少交芝白嘗接南塘議論故江湖吟人
亦或謂余能詩顧詩豈易能哉崇安明府趙君室示

滋補集
余新舊詩二卷氣骨清拔音節諧暢其合處往往流出肝脾不待聳肩捩髀而成者惜其出稍晚不及與芝白商榷復未經南塘品題若余者本空疎加老病雖智足以知君詩之美然力不足以為君詩之重姑題其末以俟木鐸者之采君名時鏤

周從龍長語

余生晚不及見晦庵先生識其高第楊吏部馬李宏齋馬黃勉齋馬不及見象山先生識其高第楊慈湖馬素潔齋馬周君之生又晚于余去前輩一人益遠然余自童至老于諸老之書不敢添一字注脚君乃

能合粹洙泗閔洛精微之言融液鸞湖異同之論往往闡新義而助師說昔孟氏有豪傑凡民之辨余早從諸老始銳終惰遂為塗人之歸凡民也君坐進此道後發先至豪傑之士也

李洞齋梅供詩卷

故少蓬洞齋李公有梅花癖花時必張讌名梅花供自甄供主一郡之騷人墨客皆集焉觴詠流行公倡客和興酣歌聲出金石或命題漁陽慘吹鉄遂以節之所作皆自紀年積而成卷公翰墨炫天下蓋為紫薇紅藥主人而深藏組麗毫芒不試老于澗谷與梅

花為友然尤不能數年而供主仙去矣夫世間浮榮
天子公既有所虧久矣物外清事亦復靳固如此何
我為之掩卷太息

再題林合詩

余常以寒齋方魏野林逋以子真方野子閑然士各
行其志不必皆以隱為高子真與其乃翁既列于隱
逸矣子常尤工程文方當唾手取先龍李公室章公
煥章公靖安府君世科而近示詩文亦有超世絕物
之意昔君家和靖不娶無子然力教兄子宥擢甲科
宥子大年為侍御史以介潔稱和靖身雖隱未嘗欲
其子孫之俱隱也然則子真為閑子常為宥為大年
林氏父祖之所望也奚必如雲夫父子皆為少微星
矣

方汝一班史贊後

孔氏論三子曰果曰藝曰達論子產叔向日遺愛
曰遺直孟氏論伊尹夷惠曰任曰清日和皆以片辭
而盡其人之平生至太史公始人各為傳傳後又各
系以已見謂之贊然不可勝贊故有合數人而為一
贊者視聖賢大費辭矣班范於贊尤不苟班步驟史
記而不覓相犯范自謂贊是吾文傑思無一字虛設

今觀二書于一代公卿大臣人品之賢佞經生孝士道術之純駁仁人志士出處之精微與夫外戚宦官姦雄夷狄禍亂之顛末傳所不能該者必于贊發之往往中其肺肝而得其骨髓方君清卿讀班贊若有遺恨者又各以已見系其後多數百言少亦一詩或為史所奪而見疵或為史所擯而取節或潛德久湮而深嘉屢歎或隱匿未彰而奮筆直書或一語之乖謬或一行之諛曲雖其人之骨已朽必緝以春秋之法讀之使人汗出余謂班氏記帝拜床下問災異安昌侯自頽年老愛子念孫不敢言王氏及載博山侯

望董賢車塵趨拜所以形容二人情態甚于朝市之桂矣清卿追答光禹平當公孫祿馬宮彭宣之流筆力雖勁乃是按前史已陳之迹斷千古未盡之罪謂之森嚴可也謂之少恕亦可也然使為善者知可以暫蔽虧而不可以終磨滅也為不善者知可以漏一時之天網而不可以逃千萬世之筆鉞也補史家議論之闕遺佐王政賞罰之不及其有益于世多矣清卿既畢班書必及范史東都大臣莫冤于李杜莫貴壽于胡趙范贊李杜如琨玉秋霜胡趙如糞土與孔氏千駟餓死之論合范亦能言者矣噫易責人易責

已難當二漢諸人沉酣富貴烏知班范秉筆議其後
我班范文藝雖富志節靡終烏知如清卿者又秉筆
議其後我清卿歷評前人且議舊史則立節必固著
書必無可疵無使後有作者復得秉筆而議也

跋蔡忠惠公國論要目真蹟

此十二條以公奏議攷之諸疏皆不著年月但去兄
篇中稱仁宗廟號則知其存治平間為三司使時所
上也公存諫省方三十餘立節高而持論峻及此則
年事高世故練其所條畫字字忠實以養兵百二十
萬為自古所未有以磨勘法行能否無辨為大弊以

阿附為邪佞又以邀虛名賣直夸為巧詐蓋此十二
條非獨先朝與今日之通患實千萬世國家之藥石
人主之龜鑑也夫子之履魏公之笏後代室之况公
諫草乎况其行草妙絕不減羲獻乎余借觀累年以
還墨林

王用和行卷

秦溪多名人余曩時識悅堂吏部清而嚴識信齋處
士博而約識留耕參與弘而毅此二三君子皆以賢
聞于世不以詩名也王君用和行四方取友余曰東
家不有夫子乎其人雖亡然其流風遺書尤有存者

子歸而求之它日所造詣所植立將有在于詩之外
矣

方寔孫經史說

曩余見君場屋之作及古律詩長短句知君之豪于
文也別數年聞君以其所著易說獻于朝始知君之
邃于易也俄又聞君以布衣入史局預聞纂修之事
又知君之長于史也書成進御自監修大臣至諸
史官皆被醲賞時相以君累上春官欲令免省奉大
對遽以風聞報罷君浩然而歸示余請語益詩書中
庸大孝各一帙西銘解太極說各一帙史論一帙九

世儒白首燈牕殫精畢思所不能通解者往往立談
造詣一覽融會前輩有問劉道原讀到漢八年未者
有欲挽伊川入山讀通典十年者訖劉顯于史程顯
于經也君生季世之後而欲集先賢之長志大而才
高豈非吾黨之畏友乎漢五經皆立博士諸儒各名
一經不雜治惟大儒舒向三數公兼通焉如賈山輩
見謂涉獵矣易至王荆公春秋至胡文定書至呂成
公其說密矣或者乃曰介甫易吾一日可著百部朱
氏于胡呂二家之書尤未能無疑焉若史孝則自范
氏唐鑑胡氏管見朱氏綱目之外可助此三書者未

其幾家也此事當篝燈煨芋共下十年工夫余既眊
荒君又有行役姑題諸卷之末以俟他日商榷

龍眠画四天王

以下三篇為
林孟芳作

世言画神鬼易狗画馬難此論殊未然自古至今画
神鬼者多矣唐惟一道子本朝惟一伯時入神品它
名筆皆不逮孟芳此軸得之福唐官所故家物也其
画天王大神通大威猛之状与夫侍女之妍將吏之
武兵械之盛不施丹鉛而蒙映妙巧变化恍惚观者
莫知其作如何下筆非伯時不能作也余所宝伯時
圖秦龍氏二幅比此軸規模布置物色筆意皆酷似

借观久之以還孟芳

楊補之詞画

藝之至者不兩能善画者不必妙詞翰有詞翰者類
不工画前代惟王維鄭虔兼之維以詞客画師自命
虔有三絕之名本朝文湖州李龍眠亦然過江後稱
楊補之其墨梅松天下身後寸紙千金所製梅詞柳
梢青十闋不減花間香奩及小晏秦郎得意之作詞
画既妙而行書姿媚精絕可與陳簡齋相伯仲頃見
碑本已堪空玩况真蹟乎孟芳此卷宜題曰逃禅三
絕

花光梅

曩余為宜春守謁仰山祠闕廟中藏室見楊補之梅花障子其枝幹蒼老如鉄石其葩萼芬粲如玉璽信乎名不虛得也郡人言神尤宝愛有位者或借觀越昔不還輒現變恠後為鄭德言銘墓其家以補之所作梅蘭竹石四清圖六幅潤筆與廟中障子筆意略同蓋補之画梅尤宜巨軸花光則不然直以矮紙稀筆作半枝數朵而曲尽梅之能事此卷就和靖八詩各摘二字為梅傳神為和靖箋詩花光得意之作也未有鄭尚明跋甚佳余亦有梅癖者然善画不如花

光補之工詞翰不如和靖簡齋未知此跋視鄭老何如耳

二大父遺文

右二大父遺文十卷附錄五卷史記考異五卷太守監丞眉山宋公之所刊也公下車尚賢而崇教既新三先生祠復謂某曰吾將求君家隆乾間諫草遺文使與艾軒之書並行某追惟二大父沒時先君及諸父皆幼所著書多為人取去及長而收拾則散亡略尽時于里中故家得半幅片簡惟季父習靜翁得年家高尽平生心力纂輯成編著作公之文十居其九

諸父之言曰麟臺公沒信安傳舍中故遺藁尤少有
春秋比事二十卷別為書此十卷內如手錄近事數
則得之林徽猷家林公題其後云為同年劉著作治
後事于几按間得其手書如此遂筆之答呂太史帖
論郡政得之呂巽伯喬年陸放翁與曾卿原伯帖稱
主司劉某天下偉人故足以得伯恭得之曾溫伯黥
二帖某至今珪藏麟臺公卷內有省試春秋首篇及送
莫郎序序答三傳策各一篇希仁弟續求訪而得者
賢太守既自題其編矣某敬識其後

退齋遺藁

先君平生為文最多常手選初筮時所作為兩帙又
命小史抄為選舉時雜著僅十帙皆克遜弟珪藏及使淮浙
官事執掌文字或令某代勞某去江西先居始擢貳奉常歷
起居即舍人遷史侍凡舉按官吏奏疏已見進故事之類某
遠官皆不及知先君屬疾急來省覲遽罹大故創痛鉅深忍
死扶喪南歸而輜重書籍皆留先居親吏家不幸某家殘于
火書遂羽化念先君之文不少慨見于世前所謂兩帙者十
帙者克遜弟沒藏書數櫥悉斷爛不可讀悉搜故篋偶有小
冊載丙寅丁卯對劄謚議及為浙漕時律詩數篇立螭時賀
郊祀慶成詩一篇而已克劉弟之子質甫偶得一卷姓：皆

初筮之文算年老筆不可得而見矣合新舊之作得古賦一律
時二十六奏劄五謚議四書五

代論事四存士一此

直先君泰山一毫迄年然已失者不可追僅存者尚可傳也某
猶記先君為考功嘗復謚故李太尉顯忠謚忠襄在奉常乞以
周元大留正二相配享光宗及其繼武奉常訪覆謚議及論配
享踪老吏皆死故續亦不存矣可勝嘆哉時遜剛二弟皆已逝
乃與季弟克永刻之家塾以示子孫繼此訪求有得當附益焉